

读罢作家王月邦的长篇小说新作《铁马冰河》，掩卷沉思，备受震动，感慨万千。

一部荡气回肠的宏大历史叙事，70余年波澜起伏的全息回放，遥远青海的传奇篇章，相信凡读者都会被震撼到。

小说开篇以不露痕迹的情节设置，给出了大的时代背景：1949年8月26日，兰州战役告捷。9月5日，解放军第1兵团第1军先遣侦察队600余骑，强渡黄河奔袭西宁，一举拿下“青马”大本营，青海就此宣告和平解放。

新的青海，用一个通俗词语，从此迎来了值得大书特书的“青葱岁月”。这是一个阅读经验：小说里宜春溪边，徐家老农户的子女们，青峰、青岭、青坡、青草，几位青年主人公的名字，给我们传递出了甚是鲜活的青春气息。

然而，意料中的和平安宁并没有立即降临。10月，从兰州溃败的“青马”残部策动甘肃临夏叛乱，伺机隐匿观望的匪首骑八旅旅长马英等随之蠢蠢而动，在达坂山南北多地疯狂发动武装叛乱。1949年的最后三个月，解放军第一军所属部队迅即投入战斗。军民齐心协力剿匪平叛，持续三个年头。全书贯穿这一主线，故还有一个必须有的副标题：达坂山剿匪记。

叙事策略上，小说笔墨落地乡村，着力于村民的身份觉醒与角色发轫。没错，这就稳稳扣住了剿匪斗争的基本盘。所谓高手在民间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斗智斗勇与大智大勇淋漓尽致，由个体至群体搭建的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”，情节局面几度逆袭反转，起落曲折环环相扣。能够于最活跃敏感的火线前沿下沉，就使得故事脉络细致而情节抓抓逼真，当然也就更费章法功夫，最见小说描写刻画之魅力。

新生人民政权与反动匪帮的殊死缠斗，“打土匪、进深山，救穷人、脱苦难”，惊心动魄史实生动，峥嵘岁月可歌可泣。但可惜，在这之前一直罕见进入文学书写。互助籍同乡作家王月邦，酝酿积累时久，踔厉担纲，一鸣惊人。从收集挖掘的功课准备，到构思谋篇的落笔完成，十年磨一剑，五十章六十万字，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白，委实功莫大焉。

王月邦没有从军经历，也非专业作家。可是，操弄大题材军事文学，却显得驾轻就熟胆识过人。这就全靠天赋，再加上天本事了。无独有偶，其成名作《曾国佐将军》，亦为抗战主题战争大题材。

作为历史纪实长篇，采用传统的章回体，层次有序，架构精心。但章节取名多白话信手拈来，不泥古。这就不免有色彩力度的语言自成一派，是挤占了水分那种，非虚构面貌丰满厚重。说白了，就是艺术匠心彻底调动，素材融通满血复活。那些散落的碎片与人、事、物有机串联契合，通篇充满说书人的奇诡铺排和谋略家的术法营造，熔“看门道与熬热闹”于一炉，剿匪小说怎么看？一“剿”一“匪”奇正相生对手戏，因而带给我们一种阅读体验之新鲜，大不同于当下别的小说。

“最好的东西都不是独来的，它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的。”大文豪泰戈尔所言，我觉得他也指文学创作之经验谈。其实，这正是战争题材军事文学之本色与优长，不仅体量与幅度，还有其无法超越的广泛性及深刻性，常常可以打磨成为人类历史光芒迸发的史诗级篇章——达坂山密林深谷剿匪场面全景再现，冰雪大漠河间证风云激荡的年代；横刀跃马让英雄走进血与火的战场，罪行累累凶顽匪徒逃窜覆灭

的结局。敌我面对面，刀枪真对真，惊险惨烈，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，引人入胜。《铁马冰河》或许能够视作一部青海高原版的剿匪经典《林海雪原》，是的，我很乐意这么看。

战火中成长，钢铁这样炼成，芸芸众生都将可能叱咤风云。“战争，会造就英雄豪杰”（乔治·史密斯·巴顿语，原话：“战争是人类能参加的最壮观的竞赛。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，战争会涤荡一切污泥浊水”）。战将名言，远见卓识。战争是包含群体与个体一代人命运的极致奋斗博弈，生与死，善与恶，爱与恨，升华和毁灭，撕裂而融圆。留意书中一个个战斗场景的描述，作者深谙要领，收放娴熟，让人每每如临其境；尤其战斗冲突设计仗仗有声，或循序展开，或迅疾而过，大役小仗密集连锁，为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之不多见。

于我个人来说，阅读《铁马冰河》又倍感亲切。因为，书里有我一位“老熟人”，他就是老红军、老首长周龙（我们同在军营大院30多年，其中有8年我两家门对门）。亲切还在，作者如同触摸到了我的心思，小说里，时任军属骑兵兵团副团长周龙的“戏份”有10余处，妥妥浓墨重彩。令我倍感亲切的是，描述地多是故乡互助。这都是历史真实，均系战场战斗的复述还原，了不起却在，那些远去的身影和面庞，因作者饱蘸深情之手笔，在字里行间纷纷复活栩栩如生，达坂山剿匪英雄群雕，立起来了。

表现战争的军事文学，历来在文学方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那么，考量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状况水平，“文戏”“武戏”无疑都得分拥有。这当然也会成为一个缺憾品种。青海当代文学史，军事战争文学长期缺席，自有《曾国佐将军》《铁马冰河》相继问世，意味着短板也得以补上。

我注意到，小说开始不久和临近收尾处，各出现花儿与诗词一首。可不要小看了这点儿“闲笔”，一个是开始的渲染浸透，一个是结束的升华提振，由此达成且遥相呼应，乃是小说艺术特色之匠心独运。咱们不妨引出：

达坂山上的烟瘴大，大通河里的水大；出门的阿哥孽障大，家里的尕妹苦大。（第2章《北去的脚户哥》）

自然的“烟瘴”，人性的“孽障”，两物对应，花儿妙用，点题在乎一心。只这“孽障”二字不同凡响，系方言特有（发音ni-zhang），专指亲人间的怜惜不已。再就是一首古诗词的导入，令情节承载的主题推演发生转折，人物是妇委会茹股和徐家小女儿青草，在青草家：

茹股取出纸笔让青草写，青草趴在炕桌上，端端正正地写了几行字，拿给茹股看：

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。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（宋·陆游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》）

茹股看了高兴：“这很不错了，写了陆游的诗！这个搭格我要定了。”（第48章《徐青草的抉择》）

徐青草，英雄徐青岭的妹妹，依小说时序年龄二十有一。美好年华，命运已改变，幸福真的就是告别一个旧世界，靠夺取、打拼和捍卫得来。前方在召唤，还是她在召唤前方？原来也才搞明白：“铁马冰河”，战争与和平，在这里从容潇洒往还不多，但画面代入感强烈，极易触发读者共鸣。而上述乡风古典文字的插入，卓有画龙点睛之效，读之不禁每每泪涌。



忆雪晨 而只生长楼宇的城市 怎么能知道田里的事呢 到处是狰狞的钢铁 尽管水泥地也穿一件土衣物 却长不出一棵禾苗 就算在梦里也总是灰蒙蒙一片

可惜岁月已然老去 此刻的我也就只剩下期盼了 期盼下一场儿时的雪 在我的窗口纷纷扬扬 好让我的思绪和嘎吱嘎吱的脚步 再走一段泥土芬芳的旅程

□铁万钢

通往古代文人画家的笔墨时空

——读胡烟新作《见山》随感

最近，阅读了青年作家胡烟的新作——读画散文集《见山》，书中所选的一百幅画作和与之对应的文字解读，将我带向古代文人画家的笔墨时空。

阅读过程中，我翻阅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《书与画》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画季刊《迎春花》《江苏画刊》等，里面也刊发了《读仇英的〈捣衣图〉》《赵孟頫人物画赏析》等解读古代文人画作的文章。经过对照，发现那些画院专家们的解读，大都从绘画技法、画风的渊源、脉络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考证，而胡烟的解读，注重画作精神层面的剖析，会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古代文人画家的生平、创作经历和社会背景。

对画作的思想内容，胡烟有着独到的阐释，特别是解读画作的细节时，文字表达精准，精彩的解读总是让我豁然开朗，并与胡烟的独立审美产生共鸣。譬如，解读赵孟頫《调良图》时，胡烟写道：“风，应该是西风，风是从左边来的。东风是催人胜利的，只有西风才令人销魂。”“飞翔的马鬃，齐刷刷向前，暗示妥协，却被逆风的灵魂牵绊，使马成为一个矛盾体。马尾曲意逢迎，催促着前进，然而马蹄毅然坚定，即将扎进土地。”“他爱这冷峻，爱这凛冽的风。只有靠着风的淬炼，才能成为成熟的勇者，无愧于他的血统和家族。”胡烟写这匹马，用的是第三人称“他”，诗歌般的语言中蕴含着精神力量和哲学审美。我想，如果赵孟頫看到这样的解读，他一定会激动不已，会用双手给胡烟敬一盏美酒。

《见山》选取的百幅经典古代文人画，代表了东晋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年代中国画的巅峰之作，胡烟的精彩



□王祥奎

带着互助的赞美踏歌而来

——青海花儿歌手靳永芳奋斗之路

潜移默化地学会了《好花儿令》《杂连手令》《黄花姐令》等许多花儿曲令及民间小调，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花儿即兴填词技巧，这为她后来的花儿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曾有段时间，花儿一度成为她生活里填补寂寞的重要乡土教材。她不仅在田野割草时唱，也在放学路上哼唱。她觉得这是她童年生活中最有趣的调味品，带给她无限的乐趣。

靳永芳犹记得，有一天她放学回家，便大声地跟着歌碟唱花儿，没曾想却遭到了父母严厉的批评。因为在过去土族人的观念中，花儿是野曲，绝对不能在庄子里、家里唱。但是在很多人心里，花儿就像透出云层的一缕阳光，总能照亮人们的心房。可是，这是一层不能润湿的窗户纸，这是心灵的秘境，不能肆无忌惮地演唱，于是乎，大人们诱惑着让孩子们唱。常见的情景是，男人们教男孩子们唱，女人们教女孩子们唱。从曲调到歌词，大人们的心声完全包容在此，孩子们带着奶声的唱腔更能引起对方的好奇。

这就如河湟民众对花儿的执着那样——“花儿本是心上的话，不唱是由不得个家。刀刀拿来头割下，不死时就是这个唱法。”

即便遭到训斥，靳永芳也没有放弃对花儿的执着追求。每每走出村庄，到了田间地头，看到左右没有长辈，她就放开喉咙“漫”上几句花儿。这时候的她自由的、快乐的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她可以大胆地爬上山梁，面对大山和田野，放开歌喉尽情歌唱。花儿诉说着一位爱好花儿的土族阿姑的心声，清脆嘹亮的曲令也深深陶醉了在田里干活的人们。

靳永芳中学毕业后便跟着父母在自家的花儿茶园里打帮。为了实现花儿梦想，靳永芳拜在花儿歌手尹万柏门下。在尹万柏的悉心教导下，她系统地学会了很多花儿调令，如《大眼睛令》《杂三姐令》《红花姐令》《杂阿姐令》《好心肠令》《老爷山令》等，这些都是河湟谷地乡亲们最喜欢的调令。

细节之美，这种细节之美恰好体现在读画的态度和解读文本。因为读画仔细，胡烟总能在古人的画作中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，如仇英的《独乐园图》中发现一只藏在竹林里的白鹤，并认为它是司马光的守护者。另外，写出了司马光的坐垫是一张虎皮。胡烟读画时，手里一定拿着一个放大镜，因为我就借助一个放大镜，才得以确认司马光的坐垫的确是一个虎皮坐垫。

在读画过程中，不时与画作中的人物、景物、细节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，就是胡烟读画的一种高级方式，这种方式让古代文人画的思想与读画者产生同频共振，进而进入穿越笔墨时空的精神境界。在《残竹浴雪》中写道：“这风雪竹最打动我的，是天真。它们在清寒的雪夜中兀立，蓬勃中有些沧桑，那是自然生长的结果。”读范宽的画时写道：“每每与《溪山行旅图》对视，我都禁不住感慨，这座山的气场实在是强悍。它安宁、静穆，缓缓发出强悍的气息，慢慢震慑你。从外至内，又由内而外。”在《柳赠一枝春》中写道：“我对董源的《潇湘图》着迷，对巨然的《层岩丛树图》也着迷。它们用一种看似循规蹈矩的平淡形式，默默感动你，且回味无穷……董源和巨然启示我们，平淡之中有真意。”如何读画，怎样表达读画时的内心感受，我们可以借鉴胡烟解读曹知白《疏松幽岫图轴》的方法：“我想起‘清趣’一词，我试着用声音来形容读画的感觉，清清爽爽，疏淡而明朗，就像沈周在夜里听到了雨后的钟声。宇宙没有一颗尘埃。”

对《听琴图》这幅画，我的印象很深，以前我临摹过这幅画，画中抚琴者对面的太湖石，与宋徽宗的瘦金体上下呼应，一左一右的听琴者，则与抚琴者的耳朵相对应，构图安排非常

也是从这时开始，她开始揣摩花儿的味道、表现技巧，总觉得个人的唱法还有很大不足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她潜心模仿尹万柏、张存秀、杨全旭等花儿歌手的唱法，一首首琢磨，一首首比较，直至觉得有点味道方才暗喜。在此过程中，就像小麦在不动声色中拔节抽穗一样，靳永芳的演唱水平也在潜移默化中增长。在跟尹万柏学艺的日子里，靳永芳跟着老师一直忙碌奔波于青海各地的花儿会，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花儿梦想。每年的互助丹麻土族花儿会、大通老舍花儿会、民和七里寺花儿会、乐都瞿昙寺花儿会等花儿盛会上，人们常能听到靳永芳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……

每次参加演出，她都会提前一遍一遍地体味表演曲令的意蕴，仔细揣摩花儿应有的韵味和情绪，所以，很多听过她演唱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，那就是：靳永芳的花儿能将人带入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，将人的思绪引入那广阔的山川田野，使人如同在蓝天白云下漫步，陶醉于淳朴的情味之中。

有多深，树就有多高；情有多深，歌就有多长。随着演唱技巧的日趋娴熟，2017年以来，靳永芳西宁参加了百姓大舞台、湟中区花儿新秀大赛、四川宜宾西部民歌演唱、西北五省（区）第十七届花儿演唱会、第六届西部民歌会等大型活动，皆取得了优秀的战绩。

每一份荣誉都是靳永芳对花儿的执着追求和忘我努力的结果，花儿已经深深融入她的生活。每次参加省内外花儿演唱会时，靳永芳皆深有体会：在花儿这一艺术的园圃里，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

好景不长，靳永芳和父母开的花儿茶园因为经济萧条而关门。为了生计，他们一家人到了格尔木打工。每天在饭馆里忙碌的靳永芳，脑海里时常浮现出故乡的面貌：互助美丽的风景，质朴善良的乡亲，家里的热炕，掠过天际的溪流声，甚至村庄里的鸡鸣狗吠……那时，在格尔木与父母打工的她，一想到故乡，总感觉到有些什么东西堵在胸口。

有趣。胡烟在《此时无声》的解读文章中问道：“正中央的抚琴道士是不是宋徽宗本人？听琴的人，红衣绿衣，哪一个不是蔡京？”作者没有告诉读者，没有揭开《听琴图》神秘的面纱。我们只能继续阅读，听听，如作者所言：读画人与画中人一起听，一同感受时空的恍惚，一同迷醉。

周臣的《流民图》笔墨夸张，画风辛辣，画的是朝政荒废年代一群以乞讨为生的流浪者，对《流民图》精神层面直击心灵的现实主义画风以及画作本身的警世意义，胡烟给出了积极评价，并肯定了周臣的笔墨担当。她认为，该作品最直观的效果，是引人悲悯。中国画在经历了最初的“载道”之后，往前进化，更是以纯粹审美的方式成为文人志士精神的抚慰剂。

胡烟认为，自己是一个痴迷、顽固的读画者，始终在读画的过程中寻觅着什么。是的，胡烟所寻觅的，就在古人的画作中，循着年代的折射面寻觅时，散文的解读语言，恰好在时空的穿越和古代文人画作中，可以感触到一束又一束精神的光线。

胡烟说，书与画皆从“文”的土壤中生发。当我重新翻阅《见山》时，修炼艺术、打磨文字、钟爱古典的胡烟，想必又在某个美术馆的展厅中，静静观赏着一幅传世的古代文人画作。我仿佛看见，她用手摘掉鼻梁上的眼镜，身体前倾，睫毛几乎触碰到了画框的玻璃，近距离观赏着画作的某个细节，仔细体会着画面中生动的笔墨叠加，画中吹拂的风，想必感受到了她平静赏读时的美好呼吸。



“我一天里想你时肝疼疼，晚夕里想你着心疼。”千里之外的打工生涯，让靳永芳深刻地感觉到，花儿和青海小调是连着故乡的，连着家的。无论是旋律，无论是唱词，都是亲切的故乡容颜。

在格尔木打工的日子里，怀揣着花儿梦想的靳永芳心中有一个长长的梦——用花儿或青海小调来抒发对故乡的热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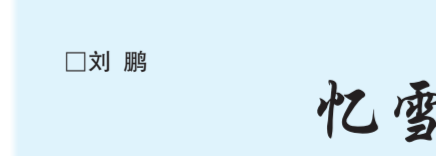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故乡，靳永芳在青海词作家鲁占奎的引荐下，联系上了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君及作词家冶小磊先生。听了靳永芳想用花儿或青海民间小调来表达对故乡的挚爱，两位音乐人专门为她量身定制了《赞互助》这首风靡河湟谷地的青海民间小调——

你要是问我哪里的人，我把它唱来你细听。人留的子孙草留的根，土生土长互助人……十字的当街鼓楼是魂，四角上请来风铃声。酥油的糌粑酸奶儿纯，青稞美酒敬客人……

《赞互助》一问世，靳永芳就参加了互助春节晚会。在晚会上，靳永芳演唱的《赞互助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一下子火遍了青海高原。《赞互助》质朴的歌词，淋漓尽致地将互助的风采展现在世人的面前，成为最近一两年来宣传互助的金名片。

“九曲的黄河十八道湾，湾套湾，三江源有我的家；想唱的花儿有万千，随口儿漫，瑞唱个开放的今天。”在追梦路上，靳永芳用纯净清灵的嗓音演绎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花儿。多少次，她用嘹亮的歌声赞美家乡，赞美生活。她用自己的演唱功力，征服了关注喜爱花儿、喜爱青海小调的湟民群众。

“我这几年的成长离不开参加各种演出和赛事的锤炼，我觉得每一次演出就像一次大考，我都会认真对待，总结经验……”就是凭借着这种敬业态度和开拓进取的精神，靳永芳的现场演出一次比一次更好，在花儿演唱中迈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步……



忆雪晨 有时候，期盼一场雪 恰若期盼一个人一件往事 就如这样的早晨掀开窗帘 一幅童话世界惊现眼前 乡间小道一位久违的亲人 敞开心扉扑面而来

相对于吵闹的城市 一场雪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一则关于土地的寓言 那满眼的白不只是雪 也包含五谷杂粮醋油盐 也包含油香花馍鸡犬相闻